

把感觉留住

与好友讨论老子出关时遇见的贵人——关尹喜的眼神:隔着数吨空气看得见东来的紫气,我说,因为没摸过相机,没写过博客。别胡闹,对方严肃纠正,关尹喜是修习内学的人,哪能只检验眼球和键盘功夫?

确实,从修习内学的角度来说,开天眼,通他心均是“圣末边事”,要装作十万个不知道,执作圣解,佛经会说感召群邪。

道家尚紫,佛家尚金。颜色、方位均带着能量,印度人对此极有研究。据说红色对应海底轮,代表行动和热情,蓝色代表信任,粉色则富含love(mm 普遍心仪此色,除性别之外,“以求其友”当是深层原因)。对这个课题,我也是门外汉,不算糊涂的是,我知道该课题可生硬地纳入物理学范围。

可惜,人不能重新选择,否则,再考一次大学,我一定报考物理学。我家“领导”打算报考国学(没办法,人总是对自己的弱项情有独钟)。面对世间三教九流各类学问,我的感应沸点基本处于冬眠状态。到了物理学的圣殿前,终于有了微微的兴奋。早年,《物理世界奇遇记》是我的床头圣经之一,随后,齿龄渐长,普里高金、里夫金、霍金插足进来,多方秘授……终于不顾一切地栽进去,可惜好景不长,在科普带星的水平上,我的智商终于很不争气地停下了脚步。

才发现,普里高金、里夫金、霍金……名字都带着一个“金”(乌拉,佛家尚“金”),一直不敢启齿的猜测终于可以脱口了:我一直不算

物理学三境界

◆ 张 洪

固执地认为,物理学是佛学在世间的伟大实践,你看,这下先有了颜色基础。

我的证据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原理,与佛家的“成、住、坏、空”几乎孪生。测不准原理,则扣合了有为法的本质——梦幻泡影(一话两说而已)。万有引力定律,对应的是 Karma 铁律。能量守恒(能量不生不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你猜对了,乃是因果律的科普版。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姑且算作祖先唬人的大话,但是,在人间混上一定时日,就算儿时“三聚奶粉”吃得再多,也能明白一个道理:把球拍下去,它会自己跳起来。

好了,基于我对物理学的深厚

感情,我准备对这门学科大胆做一下总结。基本来说,该学科有三个境界。初级阶段——“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是人对外界自然的探索。第二阶段,格物致知,外在探索渐渐靠近人类的精神内核,天和人慢慢搭上线路。第三阶段(爱因斯坦已率先到达),把整个认识上升到心物一元的伟大境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完美联姻,使这一境界隐隐透露出魅力。可惜,爱翁在这一境界的人口处蒙主宠召,撒手而去,连一句“你真美啊”都没来得及说出。好在,路漫漫兮并不远,那个天人合一的佳境,今日的科学猛士摸着石头,正在一步一步接近。不信,快去修习一下伟大的超弦理论。

钢笔画世界

科隆系德国西部名城,在莱茵河西岸,为欧洲交通要冲之地。盛产香水。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此创办《新莱茵报》。科隆大教堂为德国最大的、也是世界最高的教堂之一。始建于1248年,历时630多年至1880年方始建成。占地12000多平方米,尖塔高161米,为科隆市之标志。科隆大教堂共有10个礼拜堂,中央大礼拜堂顶高达43.3米,四周有1万平方米彩色玻璃窗,全部绘有《圣经》中人物。钟楼上有5座响钟,最重的达24吨。登楼可眺望科隆市景与莱茵河风光。

德国科隆大教堂

杨秉辉 画\文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104期

生活怎么了

你的病是你的朋友

◆ 刘 齐

我的一位老年朋友,得了轻微脑梗,经治疗,已出院回家。打电话去慰问,见她言谈反应如往日,替她高兴,让她保持乐观心情。老太太却情绪不高,幽幽说,得病前是挺乐观,得了病,自信心马上下来了。

我说,您的母亲活了一百岁,说明您家有长寿史,您才七十出头,早呢。

老太太说,我母亲可没得过脑梗。

我说,那是老天爷格外关照您,怕您不听话,特意派个病,前去提个醒。那个病,您能把它赶走吗?不能,那就把它当朋友,当亲人。您的女儿再亲,她只能呆在您身边,有时忙了,还得离开几天。可这病,就在您身上,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盯着您,守着您,给一百个警卫员都不换。就算您高兴不起来——的确也不容易高兴,那您也不要窝火,不要埋怨。

老太太说,倒也是。我说,您这病,刚发现时,什么反应?

老太太说,太阳穴那儿闷闷地疼。

我说,那是病在发警报,让您注意,别再马虎了。

老太太说是啊,我没马虎,赶紧上医院,这才有了如今这个差强人意的结果。

我说,当时若您不在意,挺着,奋不顾身,病可能闹得更凶,一边闹,一边还得想,这老太太,挺通情达理一个人,这会儿咋这么“肉”呢?婴儿没出生前,在母腹里乱蹬小腿儿,妈妈那个疼啊,但是高兴——孩儿这是在跟娘沟通呢。病也跟人沟

通,它用疼痛,用各种异常状况跟你取得联系。

老太太哈哈大笑。我说,您那个笑声中,有一半,是病在笑,病肯定说,刘齐那小子,真能理解我。

老太太说,那我就做回主,替我的病,谢谢您。

我说,您多了一个朋友,一个亲人,别的亲人不会挑理,不会忌妒,反而会更加爱您,亲您。怎么样,这新添的朋友不错吧?

老太太顺着我的思路高兴一小会儿,忽然又觉得不对劲,于是质疑:人家可都说,要跟疾病作斗争啊。

我笑说,别听他们的,他们那是阶级斗争、武装斗争老脑筋。别的地方找不到对手了,就跟自己较劲。斗斗斗,就知道斗,总绷着,咬牙切齿,急眉瞪眼,斗来斗去,谁都没落好。得松弛下来,平和下来,承认现实,接受现实,推动现实。有些国家,有些团体,离得那么远,咱还得跟他们和平共处,病就在自己身上,更得和平共处了。电话那头无声,我接着说,过去有个科教科片,讲的是电业工人在高压线上带电工作。咱不带电工作,咱带病生活。既然认病当朋友了,咱就得熟悉它,关心它,招待它——来吧,咱一起吃点药,一起做个锻炼。长寿的人,不一定是没病的人。有的人,病病歪歪的,反而活得很久。你能说,病一点功劳没有?

老太太说,你这个是歪理,但我爱听,我的自信心好像又回来了。

我暗自得意,觉得自己挺能做“思想工作”。

诗歌口香糖

无 题(104)

◆ 严 力

➡ 如果鹅毛大雪中有一片真的鹅毛
它就是文章中那个最真实的词
它一定在享受被其他词簇拥的快乐
➡ 一些中国人再次骑上了唐三彩的骏马
而且直接骑进了拍卖行
➡ 有人说智慧与石头一样只有在切割和打磨之后才能使用
我认为还不如反过来说石头与智慧一样越打磨越不像石头越打磨越像装饰品

本埠生活录

铿锵杀时间

◆ 石 磊

尽管,你和我,一个一个,都是日理万机的现代人,然而,百忙之后,我们依然还是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很要命的,不得不想方设法,一一杀掉它们。

我国最著名的杀时间手法,大致可以推举嗑瓜子和打麻将两件。瓜子及其衍生产品,从来不受经济危机威胁,永远一枝窈窕独秀,领跑超市销售额。从流水线上打工的小妹,到恒隆里出没的粉领,姐妹妹妹,人人有一把一把的零碎光阴,靠嗑瓜子啃鸭脖子打发。对啊,瓜子的衍生产品古往今来层出不穷,鸭脖子是其中的表表者。儒雅敦厚的丰子恺先生,亦曾忍不住痛骂过中国人嗑瓜子的种种齷齪不堪,文章写得痛心疾首,好像还上升到了国民性的高度。我想丰先生要是看见今天瓜子的风光依旧,大概是要胸闷得不行的。我也是喜欢嗑瓜子的上海女人,兼爱种种衍生产品,这些年家住张江,附近有一种“川沙大桥香瓜子”出名得不得了,我现在杀时间,除了川沙瓜子,其他是不大行的。不过我嗑瓜子,有两条家规,一条是,不许在外人跟前嗑瓜子;二条是,一年到头,对不起,只有春节期间可以噓。

再说打麻将,这个事情比嗑瓜子,骇人听闻得多,杀起时间来,也棘手得多,弄得不好,顺便杀掉很多闲钱也是常有的。当代各位艺术家,

风月总无边

棋逢对手

◆ 何 菲

他是上海男人。她是上海美眉。他和她常在唐韵茶坊下围棋。通常在上午。衡山路的白天其实比喧闹的夜晚可爱好得多。夜晚它是 MISS SEX, 充满了面目模糊衣着鲜美的人,爱莫名其妙地粘着它。也许粘着它,就意味着进入了这个城市的准主流社会。

所以夜晚他和她总是懒得去接触它。不过在人迹罕至的上午,他和她倒常去吃早餐,下棋,逛逛卖公仔的小店,在梧桐树下不紧不慢地走走。

这些年,生意和她是他生活的两个重大板块,不过对于他来说,生意永远不用那么急,也犯不着凡事亲力亲为。倒是她,值得花工夫来体会和爱护。上海男人对于轻重缓急都有独到的判断标准。所以一个稍有质地的男人总是有能力把事情安排得有条不紊,懂得把工作生活化,而永远不会把生活工作化。这是上海人血液里潜藏的天分。工作生活化,工作往往会出彩,而生活工作化,生活却容易变得一团糟。在工作狂和偏执狂中,罕有上海男人。

唐韵的上午很安静。这个不规则的房子,有点洞府的感觉。他第一次来,就受用于这种感觉。

他和她下棋总是选择在一个有很高的玻璃天棚的区域。两杯龙井,两碟水果,两人就开始对弈。他和她

从大导演到大画家,都喜欢把上海女人安排到麻将桌上,仿佛如此一来,就一把抓到上海妇人的神韵了。这个误会真是大得离谱了。从前的读书人家做官人家,哪有女人在家里打牌的呢?你看看一直到清末,打牌的女人,都是在四马路堂子里厢头角峥嵘的,好人家的女人,哪有这样不上进的呢?如今的本埠风气,男女无论,老少不分,喜洋洋凑足人数在窝里打麻将杀时间。三房两厅的公寓里,常常还特地专辟一间温暖麻将房,说起来真是让人无端感慨。身边友人个个熟知我痛恨麻将,无人敢在我跟前提起这档事情。真的,darling,你要在我面前打麻将,对不起,看起来我们不是同道中人,分手就是了。

杀时间其实有很多版本值得参考,浪漫版的,大把零碎光阴,谈个风轻云淡互不伤神的小恋爱。鬼佬版的,十块钱买册书读来读,呆在太阳底下,不知不觉杀掉一个下午,书里头脑差点的,可以灵活改用小强填字。健康版的,踩脚踏车东西转转南北看看,我见过一位定居上海的台湾欧巴桑,闲来无事,常常一个人从虹口踏车到张江,其间还扛着脚踏车去搭五毛钱的渡轮,隔一阵子听伊跟我们报告,踏车去过了军工路水产市场,那里的东海海鲜多么腥腥有趣。宅版的杀时间,就不用我讲了,当然是跟电脑腻上了,生死相守永不言弃了。

的棋路不一样。她喜欢大块圈地,他习惯贴身围剿,她棋路妖冶,他棋路平缓,却往往在棋到终盘前,突显其重大用心。

她常常占据中原看似广袤的腹地,而他最善于对付情势复杂的边陲死角。唐韵的奶茶小姐,总是看见彼时彼刻仅有的两个客人中,男人在战到一刻钟时,下意识抽出一支烟,开始吞云吐雾。不过他俩的共同之处是:知道哪里可以长驱直入,哪里应该点到为止,哪里不妨留有余韵,哪里最好吃干抹净。所以棋面都看来行云流水。却不知,黑子和白子,在迷离缠绕的交战中,总是隐藏着沉郁的表达,像平静的深海,惊涛骇浪只在海底发生。

有时,他觉得他俩是两颗在唐朝时失散的棋子,在数世前的一场战役中彼此救赎。而今生得以棋逢对手,惺惺相惜。力量之强悍使他俩即使曾身陷离愿望和奇迹最远的角度,也依然不曾乱了分寸,移了意志。终以微尘般的生命和勇敢的心,在此岸开出了倔强的花来。就像唐韵的围棋,永远没有死棋,走着走着,偏就活过来了。

有次下棋时中途如厕,回来时他大笑。他问她有没有发现洗手间里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男用的门上写着“听雨轩”,女用的门上写着“涌泉阁”,好登对。听后,她一想,狂妄。

总是想得太多

祇园旧梦

◆ 戴 蓉

《艺伎回忆录》一再提到“祇园”这个地名。祇园,我在京都时去了无数次,然而我看见的全然不是电影中的风景。从京阪电车的车站出来,向右走是鸭川,高级百货店“高岛”屋、更远处的“大丸百货”。向左走就是祇园,咖啡馆、酒馆、剧院、卖酱菜、手工饰品的老铺,走到头是“八坂神社”。第一次和同学来“八坂神社”所在的丸山公园看樱花,傍晚,他们开始坐在樱花树下喝着酒来。我另有约,一个人急急下山。暮色中,神社朱漆的柱子,飘飘荡荡的白色纸串渐渐变得狰狞,一路听见自己的心跳和“扑踏

扑踏”的脚步声,疑心下一秒,就会迎面碰上传说中的白衣老妇,脚踩木屐,朝人笑的时候一口黑牙纷纷脱落……一口气奔到灯火通明的大街上,一颗心才落回胸膛。

电影中小女孩跑过的那条一道道朱漆红门的长廊,其实不在“八坂神社”,那是京都另一处“伏见稻荷”神社的风景,非常适合用春秋笔法来诠释成长,那样赶不及要长大,于是在长廊的另一头,女孩长成了佳人。祇园如今仍是繁华之地。在留学生中,如果听说哪个女同学在祇园打工,大家的脸上马上浮现出“是陪酒小姐吧”那种暖

昧的神色。在祇园,见到穿和服的女子是不稀奇的,但我一次也没有遇见过艺伎。据说,艺伎这种行业在今日也式微了。一来请艺伎太贵,不是寻常人消费得起的,二来要成为合格的艺伎,和成为艺术家差不多漫长艰苦,这诚然是很大的投入,心情浮躁的现代人,已经无心慢慢修炼。恐怕只有仍然对神秘的东方抱着好奇和幻想的西方游客,才会期待著不知哪一扇纸拉门无声洞开,面惨白唇唇大红,发髻高耸粉颈低露的女子分花拂柳,款摆而出。电影不愧是造梦的事业,造就了一幅祇园的白日梦。